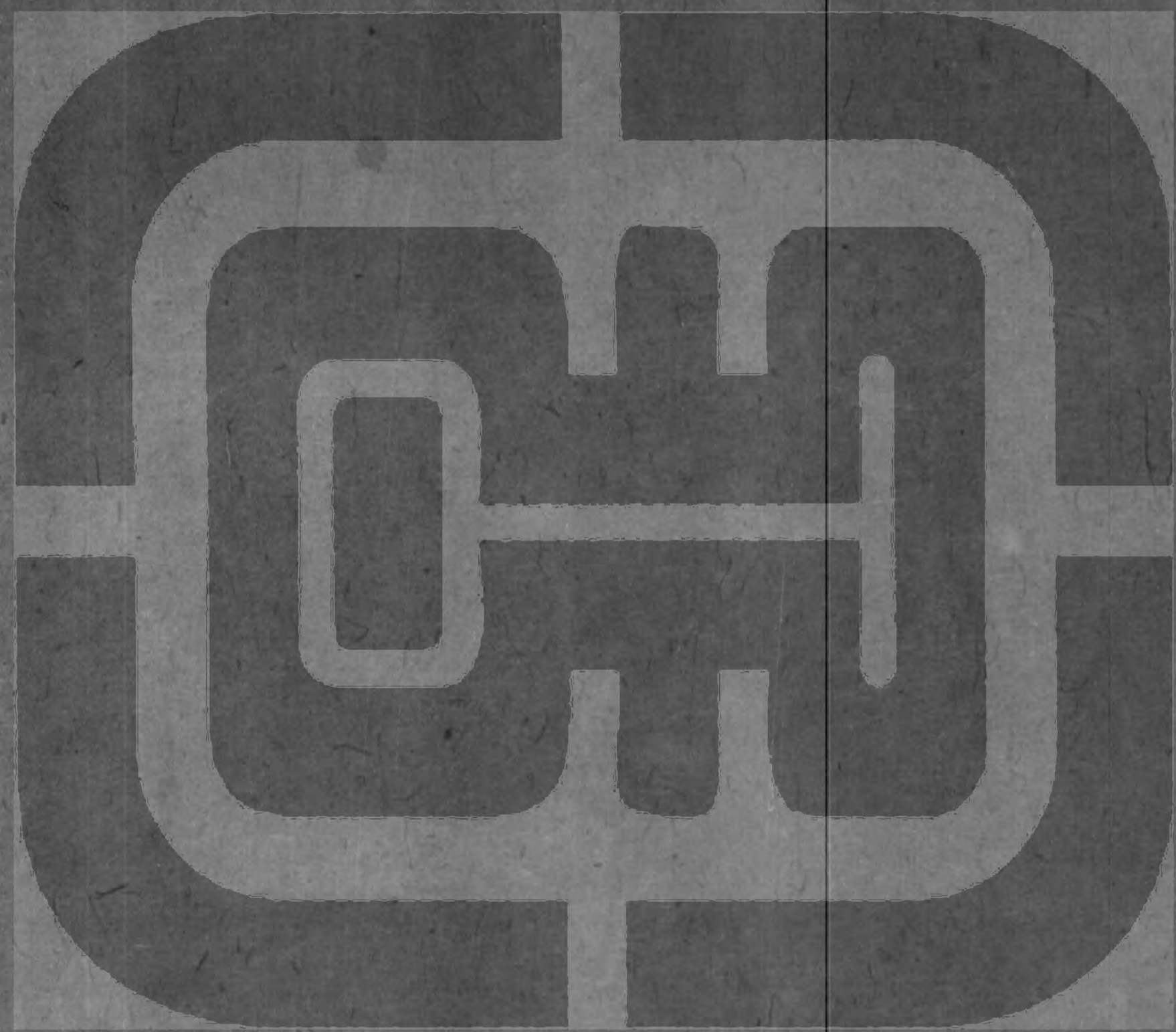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也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爲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

隆按三人皆忠鯁切諫而卒不免于禍故合傳茅坤曰武傳序次整而緊有法度

隆按插入與翟方進交志相友

句暗伏後兩與方進共奏案

隆按叙武不庇弟顯而又白太守召商爲卒吏見其正直而仁厚處

茅坤曰即薛宣所爲刺史故事

隆按叙武舉奏長吏一節見其仁厚而正直處

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義各一人時詔書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遷爲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姓商名也顯怒欲以吏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也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除其狀直令免去也不

鄭樵曰戴聖爲禮家之宗身爲贓吏而子爲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玩其言而已矣

隆按叙武處戴九江父子一節見其正直而仁厚處

呂祖謙曰前之免戴聖公也而聖自以爲怨後之不殺戴聖之子亦公也而聖自以爲恩武之公未始有二也而戴聖區區分恩怨於其間不亦淺哉

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師古曰屬委也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師古曰聚爲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

茅坤曰武之行部首先見諸生及問墾田此是知大體處

劉敞曰按百官表邊郡有長史廬江無緣有長史疑多長字

隆按叙武不受何太守囑已而廬江卒舉之見其正直而仁厚處

中清平。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 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 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令出見顯等 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爲武所識拔也 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 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猶言槃旋也辟音闢 有司以爲詭衆虛僞。師古曰詭違也 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謂更開置之 即改御史

隆按武爲人至見思一段叙事議論相間總言其行事如此隆按至此方點出仁厚二字爲一篇綱領

大夫爲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并官俱改不別拜授也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爲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不其也汜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師古曰犨音昌牛反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師古曰重武進賢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

隆按至此又點出正直二字爲一篇綱領

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揔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信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

隆按自先是新都侯至末歷叙武所以搆怨於莽而卒蒙其禍之故云

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爲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

王維禎曰武之禍萌於此

盧舜治曰武不從莽所私求又不從衆舉莽又與公孫祿謀去呂霍之患三事與莽絕矣而不去以待檻車其智一何短耶劉攽曰予謂異姓止外戚也

事發覺也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辟讀曰避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爲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頻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疎相錯爲國計便師古

茅坤曰權奸之禍伺君子方吹毛求瘢於其左右而武與公孫祿互相舉是自陷於危機也當時武亦合條奏呂霍擅權之患皇太后未必不動心即如不諫猶以職守蒙禍也

黃震曰持心仁厚立朝正直賊莽惡其害已而殺之哀哉

茅坤曰王嘉多大節而傳中序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為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衆人多冤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為侯謚武曰刺侯莽篡位免況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云屈蕩戶之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永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正其乖失者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次亦悲愴可誦茅坤曰漢光祿得自除郎為掾不由朝廷例授如此

劉攽曰多加字隆按剛直嚴毅有威重一篇綱領

楼昉曰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西漢末文字惟梅福王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隆按此疏以才

難立柱而所重在累世尊重三句上唐順之曰質直之文

盧舜治曰王嘉匡政一疏憂在郡縣日食一疏憂在帑藏封還詔書一疏憂在土宇

隆按自今之郡守至此歷舉郡

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會免二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守之尊重而成功者以足累世尊重三句意

茅坤曰切中今病

隆按自其後稍稍變易至此言郡守不見尊重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操持羣下也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爲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

以啓吏民之慢正與累世尊重三句相反

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民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爲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

樓昉曰無可使者有材能者甚少俱應前才難二字隆按臨事倉卒反止豫字

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爲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爲使也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

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謂改治也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師古曰掇讀曰剟剟削也削去其名也剟音竹劣反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必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未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脉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臣呂祖謙曰嘉延以一身橫當董賢之衝忠矣然其書曰必有言當封者云云此乃爲董賢畫計也使哀帝今日下公卿議則明日董宏泠褒輩爭言當封矣出於臣與出於君何異耶故谷永歸咎而成帝之咎不歸於谷永李斯分謗而亡秦之謗不分於李斯安得謂之咎有所分乎

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務聰明者廣視聽也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

王維楨曰何況異姓之臣句分明指看重賢

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

隆按借淳于長輩以例董賢

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 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 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恭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 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惟思也 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

隆按傳業陛下以上敘歷代之君率由法度以致治平蓋為責帝寵賢之張本也中間施與有節賞賜節約不以私愛害公義等語皆暗有所指以下則直指其失而切諫之

皆得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令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苑古苑字墮音火規反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夭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

凌約言曰以共皇寢廟則止息而於賢則治第治器賜錢賜田帝豈特失輕重緩急之序哉而禮義法度胥失之矣

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傅晏傳

真德秀曰王嘉言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鮑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爲免遣就國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

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不惟漢業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盆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

商鄭業也嘉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惑爲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爲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

隆按陰陽失節三句與上感動陰陽二句相應

王禕曰王嘉所言大旨與鮑宣王宏同哀帝于宣宏則能容之于嘉則不悅何也宣宏小臣非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尸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已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冒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

帝與賢所憚嘉位尊望重帝與賢固嚴憚之言不合則死隨之矣

隆按奏封事後插入初廷尉一段以上所以發怒之故起於薦三人云

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揔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則遠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曰敕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

黃震曰嘉之事哀帝剛方不撓開陳姦切可謂大臣矣方帝欲侯董賢嘉上封事爲止數月既而下詔封賢詔語侵及股肱嘉如是可以去矣失此不爲後數月因日食又言其後益封賢二千戶又言彼漢何等法彼哀帝何等主而嘉可免乎哉

直德秀曰嘉以直言忤旨得譴然猶下群臣公卿議其罪此漢世良法然觀當時所議惟龔勝謂薦相等罪微不應迷國之法然終不敢明其忠況他人乎自嘉死後廷臣喑啞無復敢開口論事者遂成新莽悲夫

隆按猛等徒爲大臣體統惜而不能辨嘉之無辜此嘉之冤竟不獲解也惜矣

又按漢世雖每事必議然類多逆探風旨以爲向背如王嘉一議關漢室存亡彼鮑宣輩亡論已即賢如龔勝亦不免出入其間求其諤諤盡言者誰哉王通謂議能盡天下之心未也

又按三者之議不列于前而迺于詔書內見之亦一法也

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孔光以下衆共劾嘉而勝獨爲異議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爲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闌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給也闌貫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

凌約言曰嘉自反無罪其肯咀藥而死乎剛方正直凜凜然與古之結纓而死者同風

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闕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埶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

洪邁曰按嘉之就獄孔光逢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以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爲漢蠹蝨尚得爲賢哉

隆按孔光業已希帝旨下王嘉于理矣而嘉顧以不能薦光爲負國哉光也不

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録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

知嘉之忠嘉也不知光之佞二人者胥失之矣

茅坤曰輔太子一節本丹一生功業而一節本末亦具在此

侯追謚嘉爲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臣衡舉孝廉爲郎。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爲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

委政王氏哀帝封拜丁傅二帝病則一般

陳仁子曰師丹目覩丁傅外家之侯心憤董賢幸臣之貴尚言官爵臣等以及親屬無功增封于犯天怒借已諭人幾欲愧此三家者而柰何三家之不知愧也

茅坤曰師丹所亟封一傅者蓋其在藩邸時憤王氏之擅權而欲分之也惜也丹不能乘其自憤之明即引呂后及霍氏之亂

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讀曰猝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 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

以盛行其志而顧規規於引折其椒房之親恩反以不改先帝之道爲孝此何異於抱薪救火也薪不已火不滅而土氏卒倚皇太后以移漢祚悲夫

隆按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此上書本指與卒暴無漸句相顧

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

隆按先提成帝母后及上祖母稱號於前而後次諸所論劾當尊與不之詞方有頭緒

隆按書冊與王莽共劾傅後莽白太皇太后發掘諸家案

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以爲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

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一本皇下有帝字）尊傅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師古曰泠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副稱之也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官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

隆按班氏下一獨字則當時時事可知而冊之忠鯁自見

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爲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二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今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

真德秀曰丹持議甚得禮經本指治平濮議之所據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

王愼中曰丹議偃侃然砥柱中流可謂獨立不懼者

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今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蘇林曰炔音桂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傅經義。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庇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

王廷陳曰丹議明尊卑之禮正天地之位忠言嘉謀莫有踰於此者而顧以爲未聞噫亦繆矣

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數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爲縣名失之遠矣君內爲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爲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爲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寖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爲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音虛袁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謂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

隆按林此疏與咸欽同意

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四方所瞻卬也唯陛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臣師古曰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子衰麤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

隆按一曰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一曰儀如孝文皇帝雖無貶詞而貶之之意自寓

隆按平帝即位以下一傳結秦

茅坤曰此一番簸弄並由哀帝之亟封丁傅而陰折王氏故王太后之結憤所發以至於此哀帝既無後而丁傅蒙難然王氏之權遂不復能收矣悲夫

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諸造議冷褒段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關內侯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

黄震曰班氏稱武嘉區區以一實障江河丹與董宏更受賞罰愚未敢以爲信然也武嘉本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狐兎耳何江河之足云而武嘉豈一簣之資已哉

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章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爲義陽侯月餘薨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廢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爲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傅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乃效于後師古曰終以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傅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簣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一簣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沉沒也簣音匱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爲丹所劾而免爵土及丹廢黜適不幸遇哀帝武嘉所當明行藏之幾爾丹以師傅居三公官封帝舅諫封后父諫傅太后求尊號又諫傅引經義開陳婉切惟不敢言乞骸骨一語夫免失言彼董宏何人斯而以之參較勝負立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子惟論是非耳宏復獲封王王莽執政宏爲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更音工衡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忤流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以難受爵位者也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六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七上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揚雄傳第五十七上

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爲下卷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緒也揚在河汾之間。應劭曰揚今河東揚縣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揚爲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諜蓋爲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偪揚侯乎揚

楊雄禎曰容齋洪氏以楊雄比晏子深以世儒貶其劇秦美新爲非以爲雄不得已之作也雄頌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可知所言配五冠三開闢以來未之有者其以之戲莽耳使雄善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徼爵位當與國

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其論深是予謂朱子莽大夫之書亦以雄之大夫非有意於求之強之者耳

盧舜治曰班氏叙司馬遷先世系次六家要指次纘承史職以作史記而以報任少卿李陵之事終之叙揚雄亦先世系次騷賦次作太玄法言而以其自叙終之兩家之傳總一凡例云

隆按默而好深湛之思句爲下文詞賦張本

矣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嶓山之陽曰郫師古曰嶓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郫縣名也嶓音旻郫音疲有田一壥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夫一壥一百畝也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它揚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佚音鐵蕩音讜晉灼曰佚蕩緩也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

茅坤曰以上已了楊雲傳大旨以下載其文

茜震曰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唯欲以文字名世方其年少氣銳識慮未定歆艷相如之爲文賦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楊哆然不啻便足及乎年至慮易昭若發蒙惝然自悔前日之爲也復擬論語擬易竟以頗諸儒之列矣然儒非徒文之可名也必道德深醇出處無

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師古曰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嶓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師古曰惜誦懷沙皆屈原所作九章中之名也

媿而後可言儒漢儒唯董生其次王陽可耳茅坤曰反騷之文非但於屈原之義不相入而又未之逮也

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汾隅也嫣音於連反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應劭曰諜譜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晉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因江潭而泜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泜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欽敬也潭音尋泜音于放反纍音力追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應劭曰淟涊忍穢濁也師古曰繽紛交雜也淟音吐典反涊音乃典反繽音匹人反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迺稱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已以此時弔屈原也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師古曰圖案其本系之圖書也洪大也覽省視也昌美也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欃槍妖星也晉灼曰綦履迹也此反屈原雖佩帶方平之行而蹈惡人跡以致放

退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欃音初咸反槍音初行反綦音其

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鑫。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鑫狹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辭遠游乘龍之言也質鑫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麗服謂扈江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爲佩之類是也鑫音械

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娵間娵也妘吳娃也髢髮也賴得也九戎被髮髢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娵娃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髢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娵音子踰反娃音烏佳反髢音徒計反

鳳皇翔於蓬渚兮。豈鴛鴦之能捷。應劭曰蓬渚蓬萊之渚在海中晉灼曰捷及也師古曰鴛鴦鳥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鴛音加

騁驊騮以曲轄兮。驢騾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驊騮駿馬名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使駿馬馳騖於屈曲艱阻之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驊音華連音力展反

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師古曰榛榛梗穢貌也蝯善攀援貁似猴

印鼻而長尾擬疑也貁音弋援反

焉而不蚤睹。服虔曰靈脩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蘭也師古曰唉佞諧言也唉音妄

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芰蔆也師古曰衿音其禁反茄亦荷字也見張揖古今字譜被音披又音皮義反

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蘩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蘩疊衣也離房別房也蘩音璧

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應劭曰衆士競善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也相態以麗佳言競爲佳麗之態以相傾也淖音綽

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槀之蛾眉。晉灼曰離騷云衆女嫉余之蛾眉師古曰嫭美皃也蛾眉形若蠶蛾眉也此亦譏屈原目舉蛾眉令衆嫉之嫭音胡故反

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晉灼曰龍竢風雲而

後升士須明君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懿美也竢待也龍以潛居待雲爲美以譏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被讀曰披

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爗爗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頵而喪榮。晉灼曰雄愍屈原光香奄先秋遇凋生亦不辰也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爗爗光盛苓香草名音零慶讀與羌同

橫江湘以南涟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庠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啓質聖人陳已情要也師古曰涟往也走趣也重華舜名也涟音于放反走音奏衷音竹仲反

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屈原襲陽侯之罪而欲折中目投江其神爲大波陵乘也言求舜未必獨見然許之也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也晉灼曰離騷云精瓊靡以爲糧兮予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菊將以延年嵫嵫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應劭曰總結也扶桑離騷云總余轡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離朝自沈解轡縱君使遂奔馳也

鸞凰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應劭曰楚辭云鸞凰爲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凰俊鳥也晉灼曰縱其轡使之奔馳鸞凰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未具使君不適道也

卷薜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師古曰離騷云貫薜荔之落蘂雜杜衡與芳芷又樹蕙之百畝雜申椒與菌桂

盧舜治曰言原既赴水芳草皆空

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爲自投江湘而喪此芳乎棍大束也漚漬也今漚麻也槐音下本反漚音一搆反又音一矦反

費椒稙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椒稙以椒香米饙也離騷云懷椒稙而要之晉灼曰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筳篿折竹所用卜也稙音所又音思呂反筳音廷篿音專

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云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氛之占何爲費椒稙而勤瓊茅也江皐江水邊之游地也

纍既氷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晉灼曰氷慕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古曰氷古攀字既攀援傅說何不信其所行自見用而遂去

徒恐鷇鵠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師古曰離騷云鷇鵠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不芳雄言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鷇鵠也鵠鳩字也鷇鳩鳥一名買鉈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鷇音大系反鵠音桂鷇字或作鶵亦音題鳩又音決鉈音詭

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又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此又譏其執心不定也虙妃古神女有娀女即簡狄也

抨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壹耦也抨使也耦合也抨音普耕反

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以繆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蘇林曰離騷云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氣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揚雲蜺之晻藹閬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旖旎雲貌也繆流猶周流也女仕也何必要仕於楚也旖音於綺反旎音女綺反繆音居虯反女音尼據反

既云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蜿蜒兮載雲旗之委蛇師古曰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龍也幽藹猶言

隆按上言原之不得乎楚則當去乎高丘而此乃歸之時命云

晻藹也蛇音移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晉灼曰離騷云擥茹蕙以掩涕又曰奏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譏其衆樂不相副也招讀曰韶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纍改師古曰離騷云增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雖言自古聖哲皆有不遇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改寤也於邑短氣也於音烏邑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反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裴回反覆屈原何獨不懷鄢郢而赴江湘也濤大波也瀨急流也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師古曰漁父云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以為溷濁不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師古曰由許由也聃老聃也二人守道不為時俗所汙然保己全身無殘辱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聃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蹠蹈也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揔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脩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於是迺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陳象天之行也詔

吳訥曰雄雅好奇字人或載酒從問故賦中難字最多厥後靈光江海等賦皆用此為體然賦之為古亦觀六義所發何如耳豈專尚奇難之字哉

祝堯曰全是倣司馬長卿所謂同工異曲者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為辭賦至于子雲此體遂盛不因於

情不止于理而惟事於辭雖曰因宮室畋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夸而非味歌興之義變甚矣雖曰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比然涉奇怪而非博雅比之義變甚矣雖曰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諛佞而非柔婉風之易變甚矣雖曰稱朝廷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又變易矣但風比興雅頌之義雖變而風比興雅頌之義非泯至於三國六朝以降辭益侈麗六義變盡而情失六義泯盡而理失噫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隆按於是乘輿以下言至甘泉之景象

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土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鉤陳紫宮外營陳星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猗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曰夔夔神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猗狂亦惡鬼也今皆梢而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魑音虛扶笞也音丑乙反猗音揆聿反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猗狂凡八神也殷轔盛皃也軍裝爲軍戎之飾裝也轔音來忍反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爲戚柲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茸音人蒙反柲柄也音祕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猋駭雲訊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總撙撙聚貌也膠葛猶言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撙音子本反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盻。師古曰柴虎參差不齊貌也頡參音初林反頡音胡剛反盻音胡結反盻上下也柴音初蟻反虎音豹爛粲以成章。師古曰翕赫曶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其分布而光明也曶讀與忽同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華芝。師古曰鳳皇者車以鳳皇爲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爲蔽也駟蒼螭兮六素蚪。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也螭似龍一名地螻蚪即龍之無角者蠖略蕤綏灕虖幬纚。師古曰蠖略蕤綏螭貌也灕虖幬纚車飾貌也蠖音於鑊反灕音離幬音森其字從巾纚音所宜反帥氐陰閉。雲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師古曰雲音所甲反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師古曰霄曰旁氣也軼過也畫鳥隼曰旟龜蛇曰旐郅偈竿杠之狀也旖旎旐縿之形也郅音吉又音質偈音居

傑反旖音猗旎音女倚反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如星之流如電之照也咸皆也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方並也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師古曰馺然疾意也駍音普萌反馺音先合反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厓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嵱音踊嵷音竦如淳曰嵱嵷上下衆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也登椽欒而豳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李奇曰豳音貢蘇林曰豳至也師古曰入凌兢者言寒凉戰栗之處也兢音鉅陵反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轃與臻同轃至也通天臺名也言雖未至甘泉則遥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凉之意也洪大也紛亂雜也錯互也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虛彊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其高不可究竟而量度也嶢音堯慶讀曰羌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唐道也服虔曰新雉香草也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藂生曰薄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壇新雉即辛夷耳爲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一名新矧攢并閭與茇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慮耳此并閭謂櫻樹也茇苦草名也鄂垠也茇音步末反苦音括被音皮義反麗讀如本字被麗又音披離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蘇林曰駊騀音匹我師古曰駊騀高大狀也嶔巖深險貌也嶔音口銜反迭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闕施靡虖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治之師古曰迭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般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闕皆

隆按於是大夏以下極狀甘泉宮室之壯麗

宮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嵯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摧嵯林木之崇積貌也晉灼曰摧音經水反師古曰嵯音子水反觀謂形也經音丑成反**仰橋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師古曰橋舉也冥眴視不諦也橋與矯同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惝音敞師古曰瀏濫猶汎濫弘惝高大也漫漫長也瀏音劉**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師古曰言駭其深博**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軼軋而亡垠**。師古曰軨軒謂前軒之軨也軨者軒間小木也字與櫺同周流周視也軼軋遠相映也軨音零軼音烏朗反軋音於黠反**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瑞**。應劭曰瞵音鄰晉灼曰瑞音豳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爲非本土所出蓋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以此二種飾殿之壁瞵瑞文貌**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師古曰仡仡勇健狀嵌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眞龍之形也仡音魚乞反嵌音火敢反**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也炘音欣**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閬風昆侖之山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洪臺掘其獨出兮掇北極之嶟嶟**。應劭曰掘特貌也掇至也晉灼曰嶟嶟概掇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竦峭嶟嶟然也掘音其勿反掇音竹指反嶟音千旬反又音遵**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振**。服虔曰也振屋梠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施音弋豉反柍音央振音辰一曰施直謂安施音之耳讀如本字**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師古曰鬱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籬也**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

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逮逮及也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音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蔑蠓疾也師古曰撇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撇音匹列反

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閼而後應門。本无二而字音灼曰大人賦攬欃槍以爲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今熛閼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在熛閼之內也師古曰熛音匹遥反

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泊以生川。如淳曰言闕之高迺陰西海也師古曰蔭映西海也以及幽都北方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泊泊然也泊音于筆反

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虖昆侖。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蜷音拳敦音屯

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樛流屈折也溶然閑暇皃也方皇彷徨也西清西箱清閑之處也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孟康曰以和氏璧爲梁璧帶也其聲玲瓏也晉灼曰崔嵬高皃瓏玲晉曰以黃金爲璧帶合藍田璧瓏玲明見皃也師古說是也崔音才回反

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師古曰炕與抗同抗舉也榱屋椽也言舉立浮柱而駕飛榱其形危竦有神於闇莫之中扶持故不傾也

閌閶閶其廖廓兮。似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閌高門貌閶閶空虛也寥廓宏遠也紫宮天帝之宮也崢嶸深邃也閌音抗閶音浪寥音僚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騈交錯而曼衍兮。峻嵂隗虖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也峻安施之貌嵂隗猶崔嵬也衍音亦戰反峻音宅賄反嵂音五賄反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言其高入於雲也蒙籠深通貌棍成言其有若自然也棍音胡本反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自然有紅翠之氣

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虖臨淵。服虔夏

曰襲繼也桀作琁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爲戒若臨深淵也

回猋肆其碭駭兮。師古曰回猋回風也也翍古披字欝聚也移反起過動衆樹則桂椒披散而移楊欝聚也碭音徒浪反移音移

香芬弗以窮隆兮。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櫨及屋翼也薄枅也櫨音盧

薌咲肸以棍根兮。聲駍隱而歷鍾。師古曰又言風之動樹聲響振起衆根合同駍隱而盛歷入殿上之鍾也根猶株也薌讀與響同咲音丑乙反肸音許乙反棍音下本反駍音普耕反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窮窮。李奇曰鋪門首也師古曰言風之所至又排門揚鋪擊動鍰鈕回旋入宮發奮衆芳

惟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弸音石憧井弸尔之弸彋音宏孟康曰弸彋風吹帷帳皷皃師古曰拂汨亦風動皃暗暗幽隱靚即靜字耳弸音普萌反汨音于密反暗音烏感反

隆按於是事變以下即下文所謂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鑿三神

陰陽淸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

般倕弃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剞曲刃也劂曲鑿也師古曰般公輸般也倕共工也王爾亦巧人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倕音垂剞音居尔反劂音居衛反

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遽不識其形觀猶仿佛若夢也師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偓佺亦仙人名偓音渥佺音銓仿佛即髣髴字也征郊祀志作正字其音同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聽也

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張晏曰蜎蜎蠖濩言屋中之深廣也閒讀曰閑蜎音一兖反蜎音下兖反蠖濩刻鏤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蜎蜎蠖濩

宋祁曰三神天地神也

反蠖音烏郭反濩音胡郭反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曰言絜精以待異神降福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師古曰釐讀曰禧禧福也迺搜

耦於古賢皐陶伊尹之類冠等倫而魁桀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之惠邵公奭也東征之意周公旦也相與齊虖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祭天之處故曰陽靈之宮也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師古曰靡纖密也謂纖織之也一曰靡謂偃而靡之藉地也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言其齊戒自新居處飲食皆英華之露集虖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以祭也地神曰祇建光燿之長旃兮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明也華覆華蓋也師

古曰威威猶威蕤也旃旗之旒也一曰燕尾旃音所交反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虖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鈇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鈇車轄也九垠九垓也師古曰假設言周流曠遠升降天地爲神通一也肆放也阬大阜也讀與岡同鈇音大又音弟還讀曰旋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蕤師古曰從從前進之意也御猶乘也蕤車之垂飾纓蕤也從音竦今書御字或作衒者俗妄改也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濎濙耳師古曰濎濙小水之貌不周山名逶蛇亦言不艱難也濎音吐定反濙音熒又音胡瑩反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師古曰西王母在西方周穆王所見者也玉女虙妃皆神女也虙讀曰伏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虙妃曾不得施其

隆按想西王母以下即下文所謂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齋肅之事

蠥眉。服虔曰盧目童子也方擥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材量也師古曰擥揔也音覽其字從手於是欽紫宗祈。燎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紫積紫也宗尊也祈求福也招繇泰壹。舉洪顯。樹靈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顯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師古曰樵木薪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樵及蒸燒火炎上於天又披離四出東燭倉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爌古晃字煬熱也言紫燎之光遠及四表也煬音弋向反玄瓚觱觵。秬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鬯觱觵觵其貌也應劭曰泔淡滿也師古曰觱音蚪觵音力幽反泔音胡感反淡音大敢反肸蠁豐融。懿懿芬芬。師古曰言秬鬯之芬烈也炎感黃龍兮。熛訛頎麟。師古曰言光炎熛盛感神物也訛化也頎大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天門也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儐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憩天閽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閽天門之閽也決亦開也言德澤普洽無極限也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涇水上坂名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也聲字或作嚴言擊嚴鼓也厲奮也雲飛揚兮雨洿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曰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揔理一賦之終也崇崇圜丘。隆隱天兮。師古曰言其高登降

王慎中曰亂總前意而約之歸以後裔之繁昌云

剡施單堮垣兮。師古曰剡施上下之道也單周也堮垣圜貌也剡音力尒反施音弋尒反單音蟬堮音拳增宮嵾羌騈嵯峨兮。師古曰增重也嵾羌不齊也騈並也嵾音初林反騈音步千反嵯音材何反岭嶝嶙峋洞亡厓兮。師古曰岭嶝深邃貌嶙峋節級貌岭音零嶝音營上天之縡杳旭卉兮。師古曰縡事也杳高遠也旭卉速疾也縡讀與載同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侳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言以祇敬而來郊祭禋饗則神祇依附俳佪招搖靈遲迟兮。師古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遲音栖迟音文夷反煇光眩燿隆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奇瑰偉。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阹音祛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殷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柞木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採音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一曰從法駕也在屬車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

隆按且其為已久以下是所以作賦之意總一篇之意而結言之與長卿子虛賦結尾同體

茅坤曰成帝方擁趙蜚燕祠甘泉以祈繼嗣而揚雲賦以諷之顧托爲屏玉女卻虞妃云云迂也甚矣

隆按臨川二句此作賦本指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也麗偶也又言屏玉女。卻虞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之也湊趣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晉灼曰在河東蒲阪縣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殷都河內周在岐豐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皆可想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興至治以儗帝皇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地曰瘞薶故曰瘞后上瘞音乙例反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勒崇垂鴻勒崇名而垂鴻業也隤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鑠美也越曰也已辭也言發祥降福敬順神明其事盛美不可盡載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爲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爲馬行速疾常在景前也掉犇星之流旃。彎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師古曰彎急張也音鑊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梢雲也師古曰梢與旍同旍者旌旗之旒以雲爲旍也奮電鞭。驂雷轎。師古曰轎衣車也淮南子云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

輪故雄用此言也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丞其下取其負重致遠羲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羲和日御名風發飈拂。神騰鬼趡。師古曰飈回風也趡走也飈音必遥反趡音子笑反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盛而亂動也屈橋壯捷皃屈音其勿反橋音其召反嘻嘻旭旭。天地稠嶽。服虔曰稠嶽動摇貌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之貌嘻音許其反稠音徒弔反嶽音五到反鼓丘跳巒。涌渭躍涇。師古曰山小而銳曰巒言車騎之威匈隱之盛至於涌躍涇渭跳鼓丘山者也秦神下讋。跖蒐負沴。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爲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之茸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沴河岸之坻也晉灼曰沴渚也師古曰跖蹈也言此神怖讋下入水中自蹈其蒐而負沴渚蓋戚懼之甚也跖音之亦反坻音直尸反河靈矍踢。爪華蹈衰。蘇林曰河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掌據之足蹈之也踢音試郎反服虔曰踢音石奚反師古曰矍踢驚動之貌矍音鑊踢二音並通爪古掌字凡言此者以車騎之衆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也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蹲蹲行有節也蹲音千旬反靈祇既鄉。五位時敘。服虔曰五位五方之神絪縕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絪縕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色也易下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天玄而地黃將大也言天地之氣大興發於祭祀之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子之輿也容暇而安豫也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禹鑿之以通河水故勤勞也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

曰灑分也蕃古災字沈災洪水也豁開也瀆謂江河淮濟也播布也九河名在地理志東瀕東海之瀕也禹分治洪水之災通之四瀆布散九河於東海之瀕也灑音所宜反瀕音頻登歷觀而遥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故云然瞰帝唐之嵩高兮眺隆周之大寧師古曰瞰眺皆視也帝唐堯也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一曰堯曾遊於陽城故於嵩高山瞰其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瞰音苦濫反眺即覿字汩低回兮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晉灼曰陔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汩往意也低回猶言徘徊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覩也汩音于筆反睨音五系反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李奇曰南巢桀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濊與穢同坎坷不平貌坎音口紺反坷音口賀反易音弋豉反乘翠龍而超

河兮陟西岳之嶢嶆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嶢嶆謂嶕嶢而嶆嶢也嶢音堯嶆音士耕反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師古曰霏古霏字霏霏雲起貌澤雨露也滲灕流貌也降下也滲音淋灕音離降音湖江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沨沛以豐隆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滃音烏孔反沨音敷劍反沛音普蓋反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師古曰言皆從命也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天地曰二儀王者大位與之合德故曰參天地參之言三也盪盪大貌遵逝虖歸來師古曰遵路而旋京師也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函諸夏也師古曰函包容也彼謂堯舜殷周也函讀與含同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張晏曰乾六爻悉稱龍也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鉤

隆按雄意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蓋望帝之自興至治以臻帝皇也軼五帝躡三皇四句正以此意風帝云

茅坤曰採賦中大旨先序於此

楊慎曰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

芒東方神蓐收西方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麗並駕也驂三馬也言皆役服也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攄散也頌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言發其志而爲歌頌也攄音丑於反頌讀曰容揄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於緝熙言漢德之盛皆過之也於讀曰烏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平盈之地無高下也師古曰軔音刃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士負羽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師古曰財讀與纔同御待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

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

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師古曰益臣名也任以爲虞虞主山澤之官也上山也下平地也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裕饒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爲在藍田昆吾地名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杜御宿在樊川西也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循渭水涯而東也瀕音頻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穿昆明池象滇河營

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面驅之闕其一面使有可生之道而不忍盡物也

建章鳳闕神明馺娑。師古曰馺音先合反娑音先河反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漫也言爲池水所漫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圍守也尚泰奢麗誇詡。師古曰詡大也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一爲籩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脩而已當以泉臺折中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獸而大獵也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爲之首是則豈謂後代帝王彌加文飾乎故論者各之於下也論者雄自謂也彌猶稍稍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爲煩雜故無所取論者云否。各亦竝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師古曰所尚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於何得七十二儀也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庳。侔訾貴正與天庳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靜也訾與貲同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陋三王之陋薛。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薛亦僻字也嶠舉步貌也音去昭反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師古曰寥廓空曠也登閎高遠

也寥讀曰聊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玄冬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權輿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牙始生於內而枝葉凋毀死傷於外也帝將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囿也詩大雅靈臺之篇曰王在靈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爲不周風謂冬時也師古曰垠厓也音銀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閶闔門名也閶讀與閶同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偫。戍卒夾道。師古曰共讀曰供偫音丈紀反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酆鎬。應劭曰禦禁也師古曰將獵其中故止禁不得人行及獸出也汧渭以東酆鎬以西皆爲獵圍也章皇周流。

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師古曰章皇周流言匝徧也謂入而天地之際沓然縣遠也說者反以沓爲沓解云重沓非惟乖理蓋已失韻爾迺虎路三嶌。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晉灼曰路音落服虔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爲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纍也以繩周繞之也三嶌三峯聚之山也嶌音子公反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茫。碣以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山特立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營合圍會。然后先置虖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師古曰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鏌邪大戟也羅列遮禽獸鏌音莫邪音弋奢反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

竿。曳彗星之飛旗。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師古曰畢田罔也罘幡車罔也青雲爲紛。紅蜺爲縹。屬之虖昆侖之虛。師古曰紛旄也縹系也屬綴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縹音下犬反屬音之欲反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列也濤水之波言廣大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欃槍爲閨。明月爲候。孟康曰閨闥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不祥天弧虛危上二星也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衍言其並廣大也佖次比也一曰滿也扁音篇駢音步千反佖音頻一反又音步結反徽車輕武。鴻絧緁獵。師古曰徽車有徽熾之車也鴻絧直馳貌緁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絧音徒孔反緁音捷殷殷軫軫。被陵緣阪。師古曰殷軫盛也窮冥極遠者相與迾虖高原之上。師古曰殷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讀曰隱羽騎營營。聒分殊事。蘇林曰聒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聒音戶繽紛往來。輻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虖青林之下。孟康曰輻轤連屬貌如淳曰輻音雷轤音盧師古曰繽紛衆疾也輻轤環轉也繽音匹人反於是天子迺以陽鼂始出虖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北方之宮故曰玄宮撞鴻鐘。建九旒。本旒作流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立歷天之旃。曳捎星之旃。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捎雲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獵火之燿及馳騎奮鞭如電吐光及象其疾萃傱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之故也師古曰戲讀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開關也傱音先勇反又音叢溶音容飛廉雲師。

吸嚊潚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師古曰吸嚊開張也潚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嚊音許㠯反潚音肅翰合韻音韓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蹌蹌騰驤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飾相切摩而光起有若神也蹌音千羊反望平樂徑竹林張晏曰平樂館名也晉灼曰在上林中蹂蕙圃踐蘭唐師古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蘭唐陂唐之上多生蘭也舉籥烈火轡者施披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馳並驅也校騎騎而爲部校者也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泣雷厲驫軿駖磕服虔曰虓音哮鄧展曰泣音粒師古曰虓虎之陳謂勇士奮怒狀如猛獸而爲行陳也猋泣風疾貌也驫軿駖磕皆聲響衆盛也哮音火交反輵音葛驫音匹人反軿音普萌反駖音力莖反磕音口盍反洶洶旭旭天動地岌師古曰洶音匈岌音五合反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

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騁取之也欲合韻音弋樹反扽蒼豨跋犀犛蹶浮麋張晏曰跋躡也鄭氏曰蹶音馬蹄蹶之蹶師古曰扽曳也跋反戾也蹶蹴也浮麋水上浮者也扽音佗跋音步末反斮巨狿搏玄蝯師古曰斮斬也狿獸名也解在司馬相如傳斮音側略反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連卷之木也師古曰距即距字卷音拳踔夭蟜娭澗門師古曰踔走也夭蟜亦木枝曲也娭戲也踔音丑孝反蟜音矯娭音許其反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師古曰莫莫塵埃貌紛紛亂起貌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服虔曰獲夷能獲夷狄者也師古曰掌以掌擊也獲蒙蘢轔輕飛師古曰蒙蘢草木所蒙蔽處也轔轢也輕飛猶言輕禽也轔音吝履般首帶脩蛇如淳曰般音班班首虎之類也師古曰履謂踐履之也脩長也鉤赤豹

擥象犀。師古曰擥古牽字**跇巒阬超唐陂**。師古曰跇渡也巒阬並解於上唐陂陂之有隄唐者也阬音剛跇音弋制反**車騎雲會登降閶闔泰華爲旒**。師古曰旒旌旗之旒也綴所以縣旌也**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爲之回旋也**儲與虖大溥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崖也師古曰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無雲也**逢蒙列眥羿氏控弦**。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善射者列整也控引也**皇車幽輖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幽輖車聲也輖音一轄反純音之允反**望舒彌轡**。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斂轡徐行故假望舒爲言耳彌音莫爾反**翼乎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移圍徙陳浸淫蹉部**。師古曰部軍之部校也言稍聚逼而重蹉音千欲反**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隊亦部也案依也**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神雷電也扶音丑乙反**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師古曰言殺獲皆盡無遺餘也**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師古曰罕車畢罕之車也聿皇疾貌**蹈飛豹絹嘆陽**。師古曰嘆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絹音工大反嘆音工聊反費扶味反**追天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應駢聲擊流光槩盡山窮囊括其雌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曰雄在陳倉雌在南陽也故云野盡山窮也駢音普萌反**沈沈容容遥喙虖紘中**。師古曰口內之上下名爲喙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遥張喙吐舌於紘罔之中也師古曰喙音其畧反紘古紘字**三軍芒然窮宄閼與**。孟康曰宄行也閼止也言三軍之盛窮閼禽獸使不得逸漏也晉灼

曰閼與容貌也師古曰閼與容暇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尤音淫閼於庶反亶觀夫票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虎豹之凌遽師古曰亶讀曰但票禽輕疾之禽也紲與跇同紲度也隃與踰同拏牽引也攫搏持之也凌戰栗也遽惶也票音頻妙反紲音弋制反觸合韻音昌樹反拏音女居反攫音钁遽音詎徒角搶題注蹴蹂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刺也題頷也脰頸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雒注地或自觸車輻關頸而死也搶音千羊反蹴音子育反脰音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師古曰言矢雖妄發而必有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言創過大血流平於車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於是禽殫中衮師古曰殫盡也中射中也相與集於靖冥之館晉灼曰靖冥深閑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曰珍池山下之流也東瞰目盡西暢亡厓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望也無厓言廣遠也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師古曰焯古灼字焯爍光貌玉石瞽瞀眩燿青熒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瞽瞀高銳貌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熒也瞽音仕金反瞀音牛林反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雞子師古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貌之狀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王雎關關鴻鴈嚶嚶師古曰王雎雎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聲也嚶音於行反羣娭虖其中噍噍昆鳴師古曰娭戲也昆同也娭音許其反噍音子由反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師古曰鳧水鳥即今之野鴨也鷖鳧屬也鷺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頌曰振鷺于飛三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鷖音烏奚反砰音普萌反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

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巖水岸嶔巖之處也碕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碕音鉅依反嶔音口銜反蹈獱獺據黿鼉蘇林曰獱音賓師古曰獺形如狗在水中食魚獱小獺也獺音它曷反拮靈蠵鄭氏曰拮音怯應劭曰蠵大龜也雄曰毒冒雌曰觜師古曰拮挹取也又音袪蠵音弋隨反又音攜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師古曰洞通也乘鉅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讀爲鯨鯨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視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遥望也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姙然故謂之胎也椎音直佳反其字從木鞭洛水之虒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於茲虖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貌雜者言衣與裳皆雜色也脩

祝堯曰賦尾有風與甘泉諸賦同然于雲之所謂風與長卿之所謂風蓋出一律有非復詩騷之風矣

唐典臣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臣正也昭光振燿響習如神師古曰響與嚮同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極遠也故云南鄰一曰鄰邑也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也抗舉手也言其肅恭合掌而拜也貉音莫百反前入圍口後陳盧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稱曰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傳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爲喻也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覲東嶽禪梁甫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流者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

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爲奢侈而敗也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爲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爲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牧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飲牛馬蕘草薪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通也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祇莊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七上

ETD